

独木成林

李元

常言道:“单丝不成线,独木不成林。”但在美国的犹他州,却有一片占地面积达43.6万平方米的“独木林”,名叫“潘多”,在拉丁语里意为“扩展”。不少游客来这里之前,都会以为林中只有一棵巨树,但在实地探访后,几乎都会惊讶地发问:“这不是一片杨树林吗?”放眼望去,只见数万棵高大挺拔的杨树连成广袤的一片,树冠碧绿,树干银白,枝叶相接,树与树之间的地面上绿草如茵。这种杨树的叶柄比较扁平,只要有微风扰动,就会灵活地颤动,发出簌簌的声音,因此得名“颤杨”。当秋天到来时,整片树林的叶子都变成灿烂的金黄色,在风中翩翩飞舞,宛如千万只金色蝴蝶,点缀着秋日的风景。

“潘多”由47000多棵颤杨树组成,这几万棵都是同一棵树的“克隆分身”——通过无性繁殖产生的后代,从树根上直接发出新芽、长成大树,基本不需要通过授粉、结种子的方式繁殖。这片森林里的所有树木都拥有同样的基因,具有相同的特征,共享同一片根系,所以被科学界认定为单一的生物体。

尽管单棵颤杨树的寿命只有100多年,但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中,“潘多”的寿命得以延续。在北美其他地区,也有类似的“克隆”颤杨树林的情况,但“潘多”是其中最大的。根据基因组随时间的变异率估算,它已经在地球上至少生存1.6万年了。构成“潘多”的所有子树的总重量达到6600吨,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全世界最重的树,在全球生命体的重量排序里也位居前列。

上万年来,“潘多”经历了大自然的许多次考验,在无数次干旱、暴风雨、野火等自然灾害中幸存下来。在它形成的“林”中,有几十种植物和多种动物与之共生,实现了生态的和谐。然而,现在“潘多”也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危机。几十年来的航拍图像对比发现,林中的新生树木呈现减少的趋势,显示出明显的衰败迹象。

造成“潘多”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,竟然和人类有关。20世纪以来,由于人类捕猎和干扰,狼、熊、美洲豹等食肉动物数量下降,缺少天敌的鹿、麋鹿等食草动物大量增加,它们经常啃食颤杨树的幼苗,破坏了“潘多”的更新能力。“潘多”所在地的林业管理部门发现,“潘多”区域内有一片几十年前建造的围栏,被它隔开的区域名叫“竹园”,颤杨树幼苗在里面得以成功生长,和区域外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。成熟颤杨树的树皮被鹿啃伤后,更容易被害虫和疾病侵袭。此外,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,使得“潘多”所在的地区年平均温度升高、降水减少,影响了树木的正常生长,高温也会带来更多的野火灾害。保卫“潘多”已经刻不容缓,这不仅是保卫一棵树,也是保卫它所庇护的生态系统。



三伏天的骄阳炙烤着大地,高温预警接连不断。周末,我去探望独居的母亲。

推开家门时,只见她坐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,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成几绺,身旁是一台呼呼运转的电风扇,阳台上的遮阳布和窗帘都被她拉上了。热浪在密闭的空间里翻涌,我打开灯,找出空调遥控器,更换电池后开启了空调。冷风悄然吹出,室内很快变得凉爽起来。我问母亲是否舒服些,母亲点点头说道:“耗电花钱,自然会舒服。”

吃过午饭,母亲让我回自己家陪孩子。我说:“我就想在您这儿清闲一天,给自己放个假。”母亲便不再坚持,开始给我做好吃的。午休时,母亲找来一条毯子盖在身上,随后沉沉睡去。她的身上清清爽爽,额头上也不再

有汗,看上去状态好多了。吃过晚饭,我对母亲说:“今晚不回去了,在这儿住一晚,明天再走。”母亲说:“那好,明早我给你摊饼吃。”

其实我并非真的不想回家,之所以选择留下,是想让空调一直运转,确保母亲能在夏夜里安睡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只要我一旦离开,母亲就会立即关掉空调。她总是过分节俭,宁愿忍受酷热也不愿多花电费。但只要我在,她就舍不得关空调——不是为自己,而是怕热着我。

母亲今年79岁了,这样的酷热天气她怎么受得了?我决定每天最热的时候都去她那儿看看,帮她开好空调。儿时盛夏酷热难耐,母亲总会为我轻摇蒲扇,驱散暑气;如今她年事已高,该换我替她驱散暑热了。

夏日反哺

立新

诱惑要去山涧里玩。水沟里也有水蛇,它们游得飞快。我们常见到它们的身影,但并不害怕,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咬人。我们觉得水蛇之所以住在这清凉的地方,只是为了快活。沿着山下的水沟一直往上走,可以走到山顶去。每一段水湾里都有相似的细小的鱼、虾,小螃蟹和小水蛇,它们属于相同的家族,就像我们人一样吧。

几年前的一个春天,我回去看望过我的山涧。它还没有断流,但水沟里已经找不到细小的鱼、虾,更没有螃蟹和水蛇了。我坐在水边的石头上,忽然悟到,那些小人国里的小动物,只属于儿童啊。人类的童年已经过去多少年了?我自己也忘记了。现在,我只能做一件事了,这就是将眼前这个改变了的它,深深地藏在心底,让它复活。

实则正如《孙臆兵法》所言:“善者能使敌卷甲趋远,倍道兼行……”白起不过是深挖壕沟、高筑营垒,待赵括放弃险要地形冒进,赵军饥渴交困时,才以严整之师击溃混乱之敌。这不是天神相助,而只是对手早已显露败象。

今人观史,常眩惑于赤壁火光、空城琴韵,殊不知庙堂修订良策,市井整顿风气,方为决胜千里之根基。企业未雨绸缪更新赛道,医者“治未病”于膏肓之前,皆承善战者遗风。孙子所谓“修道保法”者,正在此日复一日夯实根基处。所以说,很多伟大的胜利,往往发生在危机显露之前。

善战者

张希

死了吗?”

外婆的回答令我遐想联翩。直到睡觉我还在想,岳麓山真好玩,就连水沟里都住着这么漂亮的小动物。我最喜欢那条比小指头还小的黑色野鱼,它那么灵活,我抓了好多次都抓不到它。还有虾子,看上去呆头呆脑,实际上很狡猾。但我是不敢捉螃蟹的,要是被它的大钳子夹住可就不得了了。难怪这些动物那么小,原来是溪水里土生土长的啊。它们一定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吧,我们太大了,把它们的家弄得乱七八糟。尽管这样想,我们还是抵挡不住

《孙子兵法》有云:“古之所谓善战者,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,无智名,无勇功。”曹操批注更直指核心:“善战者无赫赫之功。”真正的赢家如同静水深潭,表面不见波澜,内里却蕴藏千钧之力。

官渡之战时,面对袁绍十万大军压境,曹操的谋士郭嘉没有献什么奇谋妙计,而是冷静分析“绍有十败,公有十胜”。他指出,袁绍讲究虚礼、军令混乱;曹操务实灵活、法令严明。这番剖析稳住了孟德公那颗慌乱的心,助曹军以弱胜强。

再看长平之战。大将白起歼灭赵军看似惊天动地,



嗝的是开心,吐的是素质。

百草园

开心一嗝

王成喜

校长,我可否看看他的资料?”

接待我的人很痛快,带我走进校史室。果然,在一册“历任校长名录”里找到了“杨仰周”的两页资料,也算是档案吧。可惜没有时间抄录,一时也没有拍摄或复印的条件。

两页资料上记载:193?年某月—193?年某月任校长。没有别的生平事迹或简历之类,就是有他的两首抗

星期文库

忆大爹之五

实用价值,但观看它们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我们想起了我们看过的图书《小人国》。这可是真正的鱼和虾,还有螃蟹。它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?它们难道永远长不大吗?观察得越久,我的兴致就越高。后来我又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

细小的动物们

残雪

的野鱼的品种,有点像娃娃鱼,也是很细小。

我们三个在水沟里玩了一上午,快吃中饭了才回家。

“水沟里的小鱼小虾,那么小,它们是从哪里来的?”我问外婆。

“溪水自己生出来的嘛。它们要是太大,水里没那么多东西吃,不就饿

婆婆的梧桐叶便为我和哥哥挡住了毒辣的阳光;而从枝叶间吹过的凉风,则带走了我们身上多余的热量,让人好不凉快。与此同时,因为居高临下,所以巷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们尽在眼底。万一父母忽然回来了,我们只需几秒钟的功夫,眯溜一声便能从10多米高的树上下到地面,像是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。

这样的日子直到父母决定把这棵梧桐树卖给一家工厂方才结束。记得那天,父亲从乡下请来了我堂哥把树放倒,还在一边跟我家对门的一位叔叔聊天——我们家这棵梧桐树就是卖给他所在的纺织厂的,他是中间人。那一刻,我心里十分失落,因为从此我和哥哥将不得不与这棵参天的梧桐树永别了,我们再也无法享受那夏日里树间的清凉了。当然,父母的选择有他们的道理:这棵树最后卖了40元。而40元,差不多就是他们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,当时是可以解决家中的一些问题的。

现在我们想要凉快,方法更多而且更好,但是,昔日躺在树腰间的那份痛快,无疑是今天体会不到的。所以,如今的我才会无限怀念那棵梧桐树。

还是蛮有气魄的。忽然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去宝钢参加一个笔会。小面包车正从罗店镇驰向月罗公路。马路左侧正好出现“罗阳学校”的牌子,我赶忙要求司机停一会儿,因为大爹在“罗阳学校”当过校长。我径自走进自报家门:“我祖父曾经是罗阳学校

还是蛮有气魄的。忽然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去宝钢参加一个笔会。小面包车正从罗店镇驰向月罗公路。马路左侧正好出现“罗阳学校”的牌子,我赶忙要求司机停一会儿,因为大爹在“罗阳学校”当过校长。我径自走进自报家门:“我祖父曾经是罗阳学校

还是蛮有气魄的。忽然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去宝钢参加一个笔会。小面包车正从罗店镇驰向月罗公路。马路左侧正好出现“罗阳学校”的牌子,我赶忙要求司机停一会儿,因为大爹在“罗阳学校”当过校长。我径自走进自报家门:“我祖父曾经是罗阳学校

招风的梧桐树

若冰

在我的心灵的深处总是有一条山涧在静静流淌。山涧里的泉水深一段浅一段。深的处所有两尺,浅的处所石头露在水面。这条山涧好多年里头从未干涸,它的源头就是我家附近的那一条。

我和弟弟们是在夏天接近它的。它的两旁生长着灌木丛,大树也在为它遮阳,所以我们一进到里头就感到特别凉爽。好像是出于本能,我们开始翻转水中的大大小小的石头。这一个动作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:石头下面有山螃蟹。再仔细观察溪水,又发现了一些体形很小的、外表精致的野鱼在游动,在水底,几只小虾子一动不动地待在溪水里。我们沿着山涧往上走,几乎在每一处都发现了同样的景致。真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啊。虽然这些细小的水中动物并无

从前碰上夏季高温天气,我们这个位于长江口北岸小城里的人们更多地只能采用诸多“土办法”来避暑。比如说,晚上把家里院中地面扫一扫,铺上草席,席地而卧;又比如说,大量饮用藿香茶、薄荷茶;再比如说,正午之时,孩子乘父母不留神,退下门板扛着跑到河边,扔到河里,扒着门板在浅水里扑腾——这自然是说那些还没有学会游泳,又想在水中凉快的孩子。

就我们家来说,我和哥哥,还有一个乘凉的绝招:上树。

我们家大门里,还有一道二门。二门里侧东边贴着围墙,有棵参天的梧桐树,这棵树到底多大年岁了,我不知道,但是,从我记事起它就高高大大,需要仰视方才能够看到树顶。到我们懂得爬上树去乘凉的时候,它已经有四五层楼那么高了。有趣的是,这棵梧桐树,在高出墙头大约三四米的地方,向四周伸出了四五行根树杈,犹如扇面一样。于是,我们便把它当做床铺来用了:下午时分,我和哥哥会爬上树去,躺在这一圈的树杈上,摊手摊脚,尽享身边的凉风——不是有“树大招风”的说法吗?

梧桐的树叶比其他很多树的树叶要阔大许多,因此,

罗阳学校的档案

杨匡满

大爹的笔名“丕鑫”究竟是什么意思?我查词典未果。倒是我小妹查了《说文解字》才得以“破案”:“丕”含“大”的意思;而“鑫”含“覆盖”的意思。如此说来,大爹